

梅香馥郁漫院，流水清澈滑流卵石，落花薄雪陽下始溶，翠草沾露。

抬首一望，對面山巒雲霧繚繞，清風拂面教人輕眯起了眼。正借夢華人雅苑暫住養傷，心頭不禁讚歎南域的春日的確明媚花香。

「早，我在等你呢。能不能帶我去坡城逛逛？」

慕容霜佇立在房外雕花門旁，一身傷纏綿帶給輕便寬鬆的衣裳遮著。女人持著把繡花摺扇，語調輕悠，轉向那廊道翩翻而來的紫裳，抬起碧眸同人相相覷著。

此些日來受人照料，除餘毒似還未解盡外，那精神已是好了許多，傷勢亦無大礙。在此處除了替她換藥的僮僕，也僅識著幾日忙事的君少蘭；因此大多是獨自於房休息，過了數日自然感覺無趣了。

初午日陽煦色，襯下迴廊間一剪身段紫帛金縷淡然薄色。

沐入疏影間面梢，明而得見惟那人額間一點硃砂，而迎眸中水袖款立，見此一望，硃砂眉眼就時頷首，嚟來一應：

「是，有幸。」

白履入人眸廉一刻，隨之是言。

「霜姑娘可好些？」

離人三步而止，君少蘭一衫如往，僅是餘顰舉間仍可見腕間一湛銀鐲下傷布淡紅薄染，同是扇來一搖與人相覷，彼眸中笑然。

滯留幽山此些天兒來，他少是於此時辰來此。

今兒見是蒼穹明秀萬里於晴，確實是擇來出戶一遊的好日，於她，於他皆是。

女人聞言笑了笑，右指點上摺扇則一展，碎花點點，悠緩搖來半遮面。

早些時候她面上便抹了妝粉白皙，以黛畫眉，唇脂眼角邊殷紅，亦簪起了髮。這般至夢華人所聚之處才不至丟著顏面吧。

「夠好了。」

道上淺灰石磚脆響，那一雙深色布帛鞋履繡花邊，不過一瞬已經巧交轉至紫裳之後，宛若舞步，而回首望那溫清眉眼。

「不過左臂膀仍不甚麻利，若有事可能得多擔待些了。」

畢竟利箭入肉還傷骨，那並非一時能癒。幸是已無大礙，僅是無可揚舉過高或奮力甩動。

「那帶咱去吃早膳吧！...阿蘭？還是較喜歡被稱蘭弟？」

日陽耀與人後遠處河橋，光來和煦亮人揚笑。

——左臂。

不由地他笑然應下軟嚟所言，若道右側，他自個兒尚且無法如此輕然頷首。

恰是思及此，熟稔喚稱便驀地而至，君少蘭不禁思忖片刻，言是他給人稱及呼號實是多了些，予著道同相謀者亦或道不同不相謀者，市井朱門官府，各是相迴交錯。

君公子、君少蘭、少蘭、蘭君、阿蘭。

乃至君澈。

惟是少了貳拾載前的一名。

「可是言笑了，阿蘭罷，稱此便可。」

溫雅嚟色如是一應，端見人已是得同他跟前秀點步移，君少蘭安了此些日來神思，略是將於徐家簷下一談暫攔，白履金紋與此步挪，權作允人此刻一走。

「霜姑娘可是此些天粥糜膩了些。」

「很好，本以為你會要人續稱蘭君呢。」

起步便自然並肩而行，由著君少蘭領二人方向。

「粥食口味也都挺好的，還是想嚼些其他南方小點。」

「從關內到這得花上許久啊，既能出來散心，那無論是城內光景，還是霞雲山峽，我可都好奇著了。」

語調、步伐皆輕快，實顯著人今日興致。畢竟休養多日，傷好能動又身在景致殊美的異地，那出遊定當是令人期待了。

「因妳並非首個，稱我阿蘭之人。」

緩眉一鬆，額間硃砂明秀，他頷首間一笑似隱然著無可奈何。

——阿蘭，要是有別的選擇，你可願意停止服毒？

偶時，他會憶上人嚟中如此一言。

院中落梅拂風而臨，臨過二人，拂錯了紫帛絳色紅衣皂錦，他倆舉步出了幽院，兜悠了此居片刻間，溫嚶談及應語：「確實，此地無論霞晚白晝皆是別得一片景。」尤是他陸載餘前於幽山的此些日來。

「北關也挺好的，食些南夏少見得的小食。」

言是那日登門，憶是那時一盅湯、一盞茶。

「怎麼了，稱呼還得要有人開先例是嘛。我覺得稱小蘭也挺不錯的，如何？」

笑言間手中扇「啪」一聲合起，隨著人步伐，被愜意而規律地敲在掌中。

道上除梅樹亦種松柏，於山中雖偏冷，可對北夏人而言這春時還算暖著呢。放眼能見山巒峰疊，及雲霞飄渺中夢華迷迭閣宮，怕不是真有神仙居於此處，不同伯侯峰上雪埋白骨厲鬼啊……

「這麼說來，入夢華多少年了呢？可是幼時便在此習劍？」

憶起江淵客棧初識時似提過此事，不過究竟細聊到何處，是差不多忘了。

「霜姑娘可真喜著同劣者說笑。」

溫嚶言此倒真同人說笑樣來。

他倆不過幾面緣，歷來那些事兒，摸悉彼此一淺，君少蘭便同人闔扇負手一行，春風時涼，而人道嚶：

「年春前，時滿六載。」

聞人後道來習劍一事，瞬來他倆初見之時一片景乍來。

他倒是尚未讓人知，那日，他目盲——

不過是個兒幌子。

「幼時常於府中習琴，劍，不過公子附庸風雅罷了。」一步一來，一話一應，一言同那日相仿，僅是無了初見時那般謹於禮，添來愜意，廊下語淺。

「端不上大堂同人相論相較。」

「哈，這是對也不對，咱對多數人都愛說笑的。而阿蘭既不是混球，還是恩人，我更無不談笑之理。」

道邊白花逢春正綻放，那嘗了蜜的紫紋蝶悄慢翩飛於空，不禁引人盯著直至它遠往飛去。

「我本以為世家與夢華相交，通常自幼入門。這六載間你功夫定是練的挺勤，否則也難解那圍了呀。」

她從出世便為關內慕容閣人，更是不想給家裡人知曉此回護衛失利差些溺死，怕是又要給娘親嚴肅訓誡，或被雪妍既憂卻又嘴硬的碎念老半天。

「慕容閣所奉，天下器械無我，乃人心有異；只要能保命退敵，或使得高興了，無論琴劍本皆無須硬分正派高下，呵呵。」

笑語閃過一絲諷意，毒針、鋼鏢、袖箭……想來使暗器給某些江湖人視為卑鄙不入流之事，比不上那所謂「光明正大」之比試，那便是為人心所異。

院落繪描山澗花墨，他倆一步一緩款來談閒。

聞此一席言，硃砂眉眼由來同人莞爾，遂是嗓淺款款一道：

「若果得以如願，何須介懷此程一路如何行之。」

春陽媚然炫目，負手而行一步步，廊間疏影臨風薄碎，斑斕點點熠重裳繡鞋，白履猶是熟稔地領人覓往院外，君少蘭莫於方才所言多加著墨，笑然復應下人片刻前一語。

「恩人二字，可真得言重了。」

扇柄拈手，伴款步悠然而搖，眸翠斂下片景春光，思忖半晌終是未有所言——

君家家規明載。

——惟中庸而不倚。

故不入盟入派入門入黨之爭。

直至他倆一步，出了天圓處雅苑梅盡，溫雅嗓音驀地而語：「未是六載。」言中似含笑。

「我夏曆壹百年冬時入夢華，壹零叁春時便已回江淵。」

盡梅處林澗鬱鬱，春時陽煦散了本是幽霧繚繞的景，綠紅白燦，早是備了馬輿，相待於此。

紫袖一挽，扇闔溫謹而恭禮。

「霜姑娘，請。」

「說的是啊。嗯，那便恭敬不如從命了。」

笑言間挽起袖，繡著簡花的鞋履輕巧踏上板，坐穩而伸手來，靠上窗框明日光來，指撐下顎。

「恩人是言重嘛，」數日前也便如此談，言是危命仍算不上重嘛，真又笑摻絲無奈。「人雖不當斤斤計較，但某些事兒，阿蘭可也莫大事化小啦。」

「那阿蘭的師傅會不會挺嚴格？自幼習琴本也不是易事罷，何況後用於武學呢。」

白履登輿間，長指戒微掀簾一入刻，軟嗓來問下眸翠斂此一笑，娓娓淺然至笑：「琴坊的先生，若言苟且而不於禮，無人可信罷。」嗓雅而恍然有歎。

「幸是自兒天稟稍通音律，當年入夢華亦未成礙事。」

席上一座，他倆相對各倚一方，一言不及份多昔時舊憶。

櫺外幽景片片飛逝，一景一花——

流年如華。

幽山郊鎮鄰坡而起，天遠淨清，蒼穹萬里湛色無云。

正入午時巷隅鬧市，人流紛沓而至，群中倆，秀裳重衫並肩趨步款行，談中含笑，一行間諒是無人提及問下欲行何處，直至紫衣金繡稍是一止，而前便見樓坊一門，掛匾幾字墨，不著飯館金字紅掛子樣兒，便似個兒民居雜鋪。

僅得見冉冉煙蒸騰自竹搭櫺而升，撲來湯米飯燒味兒。

鼻間漫燒食繚香，引得空虛腹肚也騷動起來。見人止步而抬首瞧上，君少蘭並未領自個兒至什麼珍膳酒樓，而是巷隱間樸實小店，是不禁會心一笑。

「除藥理解毒療傷，養身子最重要的便是吃了，快走吧。」

許是餓得迫不及待，說著她已拉起男人臂肘，寬袖揮擺，率先跨步往舖門前去。即便仍是不甚瞭著人之事，但顯已將君少蘭視作熟識友人，那舉止便再自得的多。

驀地力來一拽，君少蘭尚未來及應下何言便已是同人一塊兒進前。

白履金紋些是踉蹌入戶，一步，別了午時外陽明煦媚然，一室小舖幾許木案小凳錯落，油盞燈燃，撲來滿面麥米郁香，幾許客，幾碟茶鉢，幾晌笑談，而小二早是麻利一溜，噪至人亦至。

「客官二位，可是來打個尖兒罷。」

紫重衫尚且未應，硃砂眉眼頷首間已然一眺顧上前檯老伯蒼影，身老道骨猶存，彎身垂首倒是算盤喀達打著響，末了似是見客來至，揚首相覷，半晌甚是良久，僅見其睚眦打量方宏噪一道：

「可是夢華小公子——？」

君少蘭仍是無聲，然，倒頷首應允此問。

爾後掌櫃倒健步速來，老眸一把精著很咫尺間鄰著秀面直瞧，遂是熟來得見笑顏一歎：「咱啦，你便是這身紫裳衣咱啊認得生份。」音甫落，轉是朝旁囔聲。

「鍋邊糊兩份兒，松茶一壺，一碟十香豆豉。」

「再替小公子與夢華姑娘添些咱前日釣著的雪湖蝦，澆些黃油爆個蔥唄。」

小二見是來客熟著掌櫃，便同著隨步領二人至櫺側一隅，淨几風臨，篋竹碗盞，一切如此幽山坡鎮，不著繁華，覽望樸淳簡然。

未駁人言是夢華，慕容霜朝小二與老者微笑頷首，隨之入座，碧玉日下爍眸再度窗旁相望。

「阿蘭很常來這啊。只是到這年歲，娃都不知能生養幾個了，還能給人稱「小」公子嗎……」

聞人向他稱呼，她實是不禁笑出了，倒降了音量免被人掌櫃聽著。

「可真是，給霜姑娘見笑了。」

面軟噪一來笑語，溫噪同是莞爾一應，紫重衫隨之入席觀上跟前人面顏，思及人方才所言，年歲荏苒，本早是該成家攜子繼君家當家之位。

本是無可避，然，他現下也無須避此了。

「當年於夢華幾些前輩們確實常至此用膳。」

言是那時光景猶見，早課方過亦是宵禁溜達，便得七八紗綾輕衣圍來一案，插科打諢，論天地談琴詩作賦，怕是也僅得幽山此處得見夢華坊子如此鬧騰失禮數，君少蘭不免會心一笑間頷首至言：「是有幸同行幾回。」

幾刻間話下，小二當是趁談間稍緩，至上壺盞小碟。

豆鼓乾焙十香，瞬然盈滿案間，一瓷熱壺兩盞清茶，松香薄氤，一切便得愜然，猶若江湖不在。

「傷處還當疼麼？」

纖指逕先執挾提取顆豆豉來嘗，香溢唇齒令胃口一開。

「年近而立還未養娃，我被叫姑娘都快不好意思啦。」

笑眯著眸，轉望那窗櫺外景，陽下松葉飄落幾許。

「是還有些刺疼，不過也得慣著便是，畢竟此非首次也絕非最末一次。」

筷置瓷碗緣一聲清脆，握暖杯淺啜，清甘伴十香餘味迴。

「哎，命在世間事可多著了，但卻難捨他人囉。」

「若捨著，便莫會如此在這兒了可是。」

續人末尾一言，眸翠卻為見著人顏。

長指挾著戒徽於櫺陽散暉間一明一熠，提箸而挾上一豆，墨豆渾圓映光，而君少蘭閒談此事拈來二字：

「娃呢。」溫嗓卻驀然一遲，薄唇一抿。

他本是欲言該同執手偕老之人共生共養，若不得，何論生與養。

然，一瞬，他竟不得君家中那三人於此又為何了。

爾後長箸將炒豆一入口，品了半晌清脆鹹味兒，溫雅嗓音方一笑而落：「霜姑娘若哪日養了娃還望讓劣者瞧瞧可好。」

「能否生娃不曉得，但也到了能收小徒兒來玩玩的時候了。」

想著情事是隨緣，則不多想去成婚之事。她想，帶徒兒也跟帶那群弟妹差不了幾許吧？照顧後輩亦是酸甜苦辣味兒皆雜，笑歸笑，倒還有些無奈。

「江湖流派中人說事多人累，但可也自由，銀子足夠可各處去。若有了娃兒啊，徒兒啊，可也不該時常四處竄了呢。我娘都不知幾年未跨滄浪江去，甚至不大出關內……」

言及此忽是若有所思望著那碗豆粒，恍若此話不過說給自個兒聽。

不過半晌抬起首來，笑顏復回一問：

「你還未把劣者改去呢。還有，阿蘭想推薦點啥菜色？」

「徒兒麼。」

「甚是不錯之擇。」

長指一併將箸落案，一圓盞鉢，茶色映天。

驀是思來，他是無得見跟前人來日收了徒兒見人喊噪師傅了罷，稍是傾後一倚，硃砂眉眼顯是一緩略成疲態，幾些日奔波便不下徐府及慕容霜養息處，言是欲清那日暗襲來者何方倒一時也查未明，眸翠斂下半來眸，噪應：「沒著可復薦了，方才掌櫃那一喊正便是此店拿手私餚。」仍來存笑。

「夢華坊子於食上可莫會委屈著呢。」

「畢竟想想咱至這年歲呢……要生娃是不是太老了？」

嘻嘻笑著，然見君少蘭眉眼間略疲，即也稍斂了笑，續言：

「累了嘛？阿蘭這幾日也是忙著，明明傷毒也還未痊癒。」

「待會還要逛坡城嗎？是否該回去休憩？」

同翠眸中顯見憂，結識以來總覺君少蘭較常人體虛，那日鏢行以內力奏琴定也耗了不少，何況毒侵、沉水與腕上遭割呢……

「何歲得娃皆是福罷。」

溫噪得笑同人應下，半晌，君少蘭方辨清軟噪問上何事，驀來一頓，眸翠一提故作精力地一顧跟前人。

「…沒事，莫打緊。」

他之毒傷自那時渡了半日便早已未復發。

便是腕上刀傷教其棘手了些，如今，尚是紮著布裹未卸，那日一路行來他可未知淌了幾些血沫，大抵若回望可蜿蜒著令人匪夷罷，至此方得見了他那夢華閑散前輩啟門霎時神色難堪。

舉是將盞茶拈來，觀是不願人復見他餘下疲態，君少蘭是此啜下溫茶恍若他正思量，爾後言道訕然自個兒：「便是幾日來尚理不得劫鏢者為何方，思來君少蘭也非人口中如此凡事如魚得水，翻手便可覆云罷了。」

而此，他尚且還勞上夢華前輩請託了宮中坊家，若巡府查上此事與夢華關，替他守下此事，擇日還情。

——可真是勞煩眾多了。

「嗯…好罷，若看你真太累了，咱會趕你回去休息的。」



此番自訕真是令人笑不出來啊，望那硃砂眉眼她竟是無奈地思忖，然面上仍持笑語。

如魚得水嘛……

「慕容渠裡的魚無論長得多大，咱們都能想法子將它們給撈上來。」

言道間望向自個兒手心，那掌膚上繭與疤印，部分也自十來歲便同象魚搏鬥，拉扯機關漁網所致。

「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，你也說過世事難料，便像咱們現在這般亦是。」

「往後若有事，說一聲咱也能幫你的，雖說此回與江淵那時真也丟盡了臉……江湖人是講義氣的，對吧。」

然人人也知慕容閣人在大夏中是何樣角色。

抬首望人則笑瞇著碧眸流光爍動，再言：

「雖然我還不夠瞭解阿蘭，又南北相隔甚遠；既說世事難料，而一言既出，則凡事全力以赴。」

聞此，世事難料。

他起初一言可並非現下此景此意。

本是盞盅仍於手，君少蘭聽悉軟嗓細來，一語一道，人語落一刻他便已然頷首，眸斂及一忖，片刻莞爾相對抬顏相覷，湛翠相迎。

「謝過霜姑娘此意。」

攬盞一瞬溫嗓款然，卻難仍斂笑正色言及：「…不過我可願妳於江湖一方一切安好。」

案間臨來喀響，陶鍋添來鮮香食味，湯霧蒸冉糊了他倆間彼此面容，恍若大夏南北分，江湖於他別。

他本非江湖人。

小二上足點菜，一鍋兩碗兒麵糊海味兒，一盆油澆蔥酥蝦蘸醬迎香，不著大食明菜，卻實著，如人方才一席話相交。

「慕容渠以象魚聞名，上回抱恙在身還真是未能有幸一觀其壯麗。」

片刻，君少蘭續下閒談尋去，兜轉幾眼倒遂問上人：

「坡城市街上可是有妳欲尋之物麼？」

「若要全然安好，便是啥也甬做了，可那該多無聊……」

見鍋來滿餚，她餓著的率先推碗撈鮮稠麵糊，水霧蒸騰拂了一臉，在春涼間是樂意被如此一熱。

「下回春季再來關內做客吧！咱弟妹抓著象魚便也分阿蘭嚐嚐，那可是人世間少有的美味。」

嚼幾口酥蝦醬郁、麵糊鮮味溢滿舌蕾留香。速吞下喉稍填腹肚，不禁過癮一歎，實正如北人之豪爽，才舉茶一飲後應答：

「這個嘛，迷迭閣不供外人隨意進入，但我想幽山坡城應也有香薰料可買吧！安神的、感人的……總之有滿意便買下。還有，雖北夏也有玲瓏軒，但當想見識裝扮奢貴的夢華人，城裡鋪子都售些怎樣的飾品呢？在花街和鏢行賺取的銀子，不就該是在此時用著的嘛，遠行也該攜些禮帶回去給師妹。」

除美食入口，言及採購是心情甚好。慕容閣所取金銀幾為打造機具、建設北夏而用，而暗器擲出，也非全能尋回再使，此花銷亦甚巨。不過近來忙也賺著不少，何況當時那七百兩有半數是落她袋中，還不來花的樂些。

襯下水袖紅顏食之颯爽，紫重衫顯得可溫可靜。

碗斟得九分，箸入此三分，一勺湯一筷豚嘴肉，顰舉皆緩，食之無聲，僅餘偶然匙杓叩擊碗盅細響，面著跟前人一串話兒，半晌，甚是良久，緩至慕容霜便以為這人未欲應下此談時，溫噪方是應此。

「若是欲尋些簡實的香粉，劣者尚於香道調程知其一二。」

「霜姑娘便不必如此走幽山一遭。」

落下話，便止了碗杓箸箸。

君少蘭見人言及採買之事興致可好，不由倒瞧著思起遭他留至江淵的小丫頭，大抵談至逛市間玩意兒也成如此，會心間莞爾卻向人話上此：「上回銀兩是當真不少。」自然非自他這兒來。

端見人食餐舉止雅靜，她抬手搖了搖食指，從懷中複襟抽出布巾拭淨唇兒又言。

「不不，咱也是為辦事而來，你不在時我先辦好了。」

「那待回到借住處，阿蘭可否調些自己喜歡的味道給我試看看？」

話中是饒有興致，再轉向小二問了有何好酒來配此道餚，不問價來要了一瓶。飲下酒液釀香，搭上幾口彈牙雪湖蝦，黃油醬浸酥脆皮，伴韻味濃烈爽快，這一早開端雖是嚐來烈了些，但教她心情舒暢。

「飾品鋪店也有勞阿蘭替我推薦了。不過陪著女人家逛街，要委曲下就是，哈哈。」

「伴佳人一遊，何來委曲？」

彼方樂噪末尾，續來溫噪一言含笑。

然，眸翠盡是落上案前一壺酒，陶瓶半盞光，而長指挾戒徽間本是提箸凝於空，緩然將之一攔，落盅一響細來。

「調香試試自然好，不過霜姑娘——」而語一轉，噪來正言。

「傷病不宜酒。」

音甫落，金絲袖便已然至前將壺觴給取離人前。

「淺嚕輒止。」

眼見寬掌將酒瓶推離，她不禁愣了一瞬，只是很快便又朗笑來。

「哈哈，咱們都說酒能治百病的……」

而此句僅是她胡扯來說笑。

「好罷，大清早也飲茶就好，下回再讓你再陪我喝。」

人是言之有理，於是她舉壺注茶至杯，不問人還言著肯定，飲口澄湯回甘再續食碗中佳餚。

一食一飲，春意晨光伴風入櫺下，今日只待用膳完得入城街一逛，好不悠哉。

軟噪言此，聞來倒是十來十的胡話。

然，君少蘭末了遂是一笑，慣了是也罷了，木箸由著長指重拈而上，劃去靜湯揚波，粼粼了陽色天光，櫺陽照下屋隅一案。

而茶斟玲瓏。

相坐相面之人同案共食，疏影薄光，暫且地，散去連日來幾些疑雲。

他，是真良久，未如此好生食口膳了。

幽山城坡天晴天清一色，錦衣紗綾翩然，布衣檻樓偶見，商舖販行交錯林立，吆喝喧囂染塵，別了那總道人言是虛無仙境，權作是幽山市景一隅。

石磚步來兩影沒入人流間，錦衣扇搖相佐而相伴，款步而語中有笑。

「霜姑娘，可欲先瞧瞧何處？」

步隨男人前行，她見綢服緞錦交錯，人人秀面上笑語，估計是因今日春煦，使得幽山宮中人也出來透口氣，給晴日暖暖身子，添購物來好過年。

「嗯，就那邊吧！」

花色摺扇收束起，她抬手指向不遠處簷下，一名金鬚藍眸的胡人正向自個攤前數個來客講價。他攤上披墊絨布，上頭擺滿中原少見之樣款飾品，興許也是短暫停留於此。

「北夏幾乎是與朔人和北牧民族行商，胡人不像南夏這般多啊。」

顯是說著此回機不可失，言話同時也沒閒著，速拉著君少蘭衣袖前去，畢竟方才拉他進食堂時他也未有何言。快步挪至攤前，和其他光顧的人們一同專注掃望各物；各色璧石交相輝映，金銀雕繖嵌墜，而她的目光停留在一枝小匙上。

小匙末端嵌一顆碧石，剖面幾何不似中原翠玉，於日下熠熠耀目，而匙面銅上雕紋少見，此繁花瓣複，似是芙蘭奇來之紋樣。

同那外域口音一問，再輕捻舉起到君少蘭面前。

「哈，怎麼樣，是不是很像阿蘭的眸子啊？」

說來，她雙目眸色亦是相同。

此刻春時明豔，恍若蒼天為人作美了。

他倆相行相伴走馬看了花，本是隨口相問，他便順人一把勾攔而從之一走，而此鋪攤入了眸，迎來滿眸玲瓏七色，東風稍臨，陽煦稍轉，異邦來物便玲瓏起了歌兒響，激盪了眸中景。

君少蘭方是佇步一止一觀前景，跟前立時添來一瞬光采，待他定睛入眸，翠玉潤澤沉碧溫澄，至此他從中得見他自個兒面梢，而方再一顧前伴著銅匙後一眸碧燦同來相望，與此，他端詳半晌默然，眸方一彎噙而笑應下。

「是，挺相似的。」

「此一言，霜姑娘可謬讚。」

金絲袖登時一抬，長指輕然拈下前匙。

他垂首翻手覆來細量著掌中小勺，而指順此婆婆上鑄銅間鏤紋，直至撫上末端一圓玉翠，端見指離一霎澈入陽色，淬色如金，溫嚟同啟一道：

「便不若姑娘明眸來得澄澈透然。」

末了，君少蘭同人方才所舉，拈上了杓匙子於紅顏前襯得人水眸碧天，同人笑然打量。

「阿蘭真是太會說好話了。」

笑笑捻住銅匙，接去後於指間俐落轉上一圈，放進向胡商要來的小巧布袋內。

「作此行紀念，那咱就買來將它用來吃小點吧。」

尋常人應是買此物來收藏觀賞，怎知她竟說要將它作真正匙勺來使。目光再回絨布上那光湛各色物樣，手環、吊墜、圓蓋小鏡，金紋豔彩，無不是中原少見之西域風情。說著哪些師弟妹適合哪樣風采，她收了幾樣便向那胡商掏出銀兩。

「這個給你好了，雖然在幽山買東西送幽山人有些沒誠意，不過……」

憶起近期劫難，她指尖輕拈一條鍊墜再臨至人前，銀鍊垂釣幾樣小巧銀雕，尾端於空掛著一圓透藍琉璃，中間同心一圓似水藍眸子黑瞳孔。

「此是埃壠人的護身符，曾聽說是藍眼睛抵禦邪魂，就帶著試試吧。」

「然後呢，我想買些糖食路上吃，就勞阿蘭再領路推薦囉。」

——邪魂麼。

倏來一物，茱萸罷手一放前君少蘭已是毫無思量間長指一抬承下此物，入掌實而沉，本該是一稍涼，卻溫了那本是冷寒的指梢，而此眸翠打量其上，薄唇倒揀了方才一言應下。

「實話亦當好。」

倒是他自個兒，當不起人所言玉澈清眸。

指節觸上琉璃目間一圓淵墨，深測難見，煦陽難透，襯得同心相依的藍分外湛然若水清若天明，翠眸賞去半晌，指挑了幾會子銀雕小飾，爾後恍若把玩細量妥了方是朝人亮物一笑然，溫嚟登時一道：

「那便謝過霜姑娘此禮此心，劣者是當該好生護此身。」

「免得總給您見笑可是。」

末了，他將之好生揣入懷襟間，便起步故作思忖人言。

「糖小食麼…」紫重衫負手同人行了幾尺遠兒，尚且也不見君少蘭向哪兒尋，便是他倆行至一個兒巷隅拐子時長指拽上身側人，一把一同，離了人流長巷而指節一搖前處。

「霜姑娘可嚐嚐那兒，賣粑粑的，薯丁糖油粑粑。」

鍋燒油滋吱響不絕，漫來甜味兒和混麵麥油香，時來還烹著燒薯甘膩。

「這個嘛，論及見笑，我倆怕是不相上下。」

復予人一笑，離了攤商隨男人邁步而去，遂拐進小巷內瞧一小攤車。人顧中央鍋內紅薯混粉漿成形，烘出撲鼻甜香，此對嗜吃甜食的她而言還真挺誘人。付上銅錢，手握油紙包中數塊外皮金黃焦脆的粑粑，即是咬上一口，薯味香濃甘甜混油香，嚼來柔軟卻仍有恰到好處的彈勁。

「哦～咱喜歡這個，挺適合邊走邊吃呢。」

她向人綻著樂笑，這模樣和初嚐糖甜的孩兒差不多，並說及雖嗜甜但平日並不常吃。

而後，他們續逛坡城市集，君少蘭再領著她訪了些舖子。吃喝亦是未少，午間飲茶賞山峽雲景，幽山特產與夢華飾物也給她抱在手中；直至夕近黃昏浸橘霞，再隨馬兒錯落蹄聲，搭坐來時輿車回往那山中隱院處。